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王慕蘭

前以史鑑所載金朝人名音譯失眞謬妄相傳因命詳加釐訂附釋各條分注之下以正前訛並於初見處批示大旨茲閱蒙古人名共外訛與金史等我朝中外一家蒙古諸部久為臣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

宋

寧宗皇帝

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元太祖卻特特穆津元年按元自太祖至憲宗皆未建年號難以分注今依南北朝例從紀其即位首年至世祖中統元年以後始每年備書一部時舊作奇渥溫特穆津舊作鐵木真今並改正元史又以奇渥溫為元室之姓亦非也元國姓乃博爾濟錦氏部特其貴種耳此俱以蒙古源流訂正）

春正月夏李安全（夏主乾順之孫與純佑從兄弟）弒其主純佑而

其語言音義沿訛所及皆可周知又以奇渥温得姓所自必元史傳譌訛之咎爾喀親王成衮扎布得其所藏蒙古源流一書有元事蹟代族頗具梗概始知奇渥温乃却特之誤蓋蒙古書却特與奇渥温字形相似當時宋濂等承修元史既不諳其國語

自立

二月壽慈宮火

太皇太后移居大内

二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馬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大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

又不辨其字文率憑粗識蒙古字之人妄為音譯遂誤以郤特為奇渥溫不啻魯魚之外今既為訂謬且以釋疑實考古之一快因為參稽譯改以正史鑑之誤舉數百年之踳謬悉與辨别闡明以昭一統同文之盛且俾讀史者得免耳食沿譌之陋云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後以金和議復成復檜爵謚

金復命布薩揆會兵河南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

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

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時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為先鋒功第一再遇趨日進兵閒金已有備乃先一日出其不意泗有二城再遇列旗鼓偽為攻西城狀而已率精兵逕趨東城先登殺金兵數百遂破之西

寧宗時事與高宗興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且父兄俱留係金庭使能發憤自强雪國恥而

城亦降倪以刺史牙牌授之再遇辭曰市下二城即得刺史繼此何以為賞不受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潁上隋縣今屬江南潁州府虹縣唐置宋屬泗州今屬鳳陽府乃議降詔伐金有曰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

郭倪遣兵攻宿州唐置今屬鳳陽府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漢縣宋屬宿州元省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還二帝用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也寧宗朝所謂老成宿將者為誰且當和議父成金尋臣咸請先舉而金主堅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召釁曲直瞭然況誓書誓表口血未乾忽欲稱口復仇頓忘其為稱臣稱姪之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大祖九世孫父希瞿）為沂王柄（孝宗孫父魏惠獻王愷）嗣賜名貴和

六月鄧友龍免以邱崈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

國尚得謂之有名乃援師亶為壯以自解乎

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布薩揆分兵南侵

布薩撲分兵為九道南下撲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呼沙呼一名赫舍哩執中阿蘇之裔兵二萬出清河口清河即泗水在淮安府西少北水經注淮水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是也完顏充按金史列傳宗幹子名充卒于天眷九年此别是一人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此宋初移置秦州州治之成紀縣明省入州漢之成紀注别見前完顏綱本名約尼字正甫按約尼舊作元奴今改後仿此兵一萬出臨潭舊洮州治唐置臨潭縣尋廢金仍宋曰洮州此沿唐舊名今鞏昌府洮州衛是舒穆嚕仲溫本名楞郢懿州呼圖克明

安人舊作石抹仲温愣鄂舊作老斡呼爾克舊作胡土虎今改後倣此兵五千出臨川

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注見前完顔璘兵五千出來遠宋寨後廢為鎮在今鞏昌府寧遠縣西南呼

十一月以邱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破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

金完顏匡破光化（宋縣今屬湖北襄陽府）棗陽（隋縣宋為軍今縣屬襄陽府）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宋置軍元為州今屬河南汝寧府）襄陽隨州（唐置今屬湖北德安府）進圍德安府（本漢江夏郡地宋曰德安府今隸湖北）

金布薩揆破安豐軍（宋置治壽春今江南壽州是）遂圍和州

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按鄂屯襄舊作奧屯襄今改後仿此）揚兵下蔡聲言欲

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𩇕鎮名在今壽州西北以備之揆乃遣薩布始祖弟博郭尼之後按薩布舊作賽不博郭尼舊作保活里今改後仿此等潛師渡八疊灘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禹貢雖指潁水由潁上縣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下安豐軍及霍邱縣注見前進圍和州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本宋長道縣之白石鎮紹興中移岷州來治改曰西和明降為縣今屬甘肅鞏

昌府

十二月入成州西魏置明降為縣今屬甘肅階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注見前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河池韓侂冑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冑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旋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

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秋殺端而陰遣使送欵于網及金富察貞破和尚原入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黒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破真州攻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赫舍哩子仁破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亟具舟以濟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毋（廣韻注云毋邱或為毋氏）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破曦退屯置口（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完顔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

明令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邱崈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揆還軍下蔡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邱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

送北歸俾叩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宼以
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
十萬以助軍而諭宼募人持書幣赴金營議和宼乃
遣劉佑持書于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
禍之臣乃可宼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
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令三人皆已貶黜揆曰
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權文還宼復遣使
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令年歲幣揆始

轉戰未定馬得有暇煮豆而且前且却道路孔長又安得如許熟豆布地況戀棧不前亦惟駑馬則然若衆馭者撒菽得宜亦不虞其艱桓不進金人既衆勝追逐又善于馳騁何至聽馬之自行自止且馬正疾驅亦不能聞豆香而駐足就食況交戰竟

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絶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吴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渡淮戍將望風奔潰惟再遇數與抵禦朝命再遇節制淮東軍馬再遇謂六合最為要害引兵赴之適金人大至再遇登城偃旗伏鼓伏兵南門列弩手城上金兵臨濠衆弩齊發伏兵出擊金人驚遁既而金赫舍哩都統合兵進攻城

日馬饑彼此相同止圖詩撓追騎寧不為已馬計乎至于縣羊擊鼓更同此戲此蓋再遇過于粉飾當時不加深察遂從而傳會之宋史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中矢盡再遇令人張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數萬開出奇兵奮擊金人始退去至是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又嘗引金人戰且前且卻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完顏綽哈舊作完顏抄合今改後仿此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始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

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使趨宋倉山在今漢中府南鄭縣南一名玉女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却特特穆津稱帝于鄂諾舊作斡難今改河即黑龍江上流發源于喀爾喀部西北之肯特山今名額能河元太祖事始此 額能舊作敖嫩今改後仿此

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舊作孛端叉兒今改後仿此母為阿倫果斡蒙古語多美之稱按元史太祖本紀阿倫果斡嫁托本默爾根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窓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掄果斡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勃端察爾也陳桱通鑑續編阿倫果斡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其季也今考蒙古源流神人語與元史合而生三子則同陳說並注于此　按阿掄果斡舊作阿蘭果火托本默爾根舊作脫奔咩哩揵今並改勃端察爾生而狀貌奇異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特舊作畏羅今改奈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地在今喀爾喀部杭愛山東元太祖初都此後置和寧路按回鶻即今回回唐時昆伽可汗築

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則似與今蒙古相類又言其善騎射喜寇鈔復近厄魯特之習故向詠唐回銅器詩序即疑唐史回鶻傳或有淆訛將俟餘暇博攷茲閱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于唐末西徙火州後遂蔓延西域五代史雖仍稱回鶻而

城于哈喇和林河之東其地本與蒙古接壤自唐末徙居火州回鶻遂散處西域五代宋初常以玉馬入貢其後又稱回回國王始見于遼史天祚紀蕃即回鶻轉音元史所載回回氏族與回鶻亦無分別如昂吉爾傳稱阿哈瑪特回回人而阿哈瑪特傳則稱回鶻人實非有二族也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伊蘇克依勃端察爾九世孫舊作也速該今改并合諸部勢愈盛大已而生子有異徵手握凝血如赤石將卜名適有名特穆津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按元史云伊蘇克依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次特哩袞布達拉山而生子因即以命名今依蒙古源流改輯特哩袞布特拉舊作跌里溫盤陀今改後倣此後伊蘇克依卒後追諡烈祖神元皇

以馬市易多貲寶玉此與今回部之和闐及哈薩克諸處物產相合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併此及指稱唐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唐以後之回鶻散處今回部之地故物產與回部略同若夫

帝特穆津幼部衆多歸於族人泰楚特舊作泰赤烏今改後仿此部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特穆津與母諤楞舊作月倫今改後仿此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楚特等敗困得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楚特部日以微未幾塔塔爾部叛金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特穆津為察罕圖嚕舊作察兀禿魯今改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奈曼

紀特為鶻鶻又特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畏羅之當為衛拉特乃變之當為奈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外互云

部強盛事之甚謹奈曼反侵掠之特穆津乃大會屬部于特默格(舊作帖麥垓今改後仿此)川(在和林西南)議伐奈曼奈曼部長廸延汗(舊作太陽罕今改)營于杭愛(舊作沆海今改)山(在和林北)與默爾奇斯(舊作蔑里乞今改)諸部合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廸延汗諸部悉潰(未幾泰曼遂滅)特穆津益以盛強遂攻西夏破拉吉哩(舊作力吉里今改)寨(方輿紀要在榆林北邊外)經羅索(舊作落思今改)城(與上同)大掠其一路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九斿曰旗自號為成吉斯汗(先是金主

北伐之謀釁端在宋自金人分道大舉宋無不望風奔潰邱崈受命宣撫自不得不主和以紓國患顧侂冑之為元謀金人久

遣衛王允濟往靜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特穆津聞而憾之 靜州金屬西京路地理志云大定中以天山升置北至邊八十里遼史地理志云本泰州地當在今郭爾羅斯之境青吉斯汗舊作成吉斯可汗考蒙古源流云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聲曰青吉斯以為瑞遂取其音為號今依蒙古源流改正

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 春正月罷邱崈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冑大怒罷崈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宋置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是 楊震仲字革父成

已深悉請于移書內暫免繁衍以粜塗飾一時耳目金人其果可欺耶識見卑鄙適足貽輕笑耳

都人死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為界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祈等戍萬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萬縣是）泛舟下嘉陵江（即西漢水自漢中府略陽縣北與白水江合又西南合諸水入蜀之廣元界）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名隨軍轉還使安丙（字君卿成州人）為丞

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

丙陰圖之曦又名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

而死其他如陳咸字逢儒丹卿子自髡其髮史次秦眉山人自

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又有權漢州事

劉當可簡州守李大全高橋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

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

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

不習兵事且内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于下蔡

安丙當曦謀逆受其丞相長史之命靦顏起名其視楊震仲等之抗詞死節抱愧已多及其既來興州則又以稱疾臥家坐觀成敗使非楊巨源等倡義誅討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家于益昌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

則丙且終為逆黨矣追巨源與好義定約報丙始出視事則其庸怯畏縮之狀已可概見乃事成之後丙遂掠其有功且至殺巨源以滅口用心更為悖刺宋人既不能追討其從逆之罪而反盡以定蜀之功歸之當時刑賞失當總由于主暗臣邪耳

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下邽人）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户曦啓户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

遣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時金遣珠格高琪西北路明安人按珠瑚舊作朮虎今改後倣此奉册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名知鎮江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

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顔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勢逕取秦隴以牽制江淮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為宣撫使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字成之簡州人）為宣諭使改興州為沔州（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以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師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

山丞名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
首謀當以何辭對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
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程松以罷竄澧州明年再竄賓州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破大散關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諡曰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格高琪戰敗績
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

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奬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客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因使將校樊世顯殺之

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字汝良大名人如金軍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已置死生度外

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

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然

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枏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

葬成肅皇后

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冑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冑于玉津園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

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絀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字仲甫越之上虞人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

侂胄罪惡貫盈伏誅已晚然自當明正刑章乃寧宗優柔寡斷誅及后兄引用彌遠諸人旋為說秘以鉏奸之舉幾如盜殺死越三日仍猶豫不信及審察得實始暴其罪于中外懦弱亦已

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可罷左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

甚矣況除一惡臣亦何功之可論而彌遠管遂因此進秩尤爲濫賞紀綱不振若此毋怪一奸去而一奸復來也

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

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内嘗鑿沼于山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晏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頗擬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羿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内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御服之飾其僭紊極矣　易祓字彥祥潭州人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强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

嶺南貶李璧等官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宋置明廢今廣東嘉應州是鄧友龍于循州唐置明廢今惠州府龍川縣是郭僎于連州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

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愭

尋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

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

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

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金人必欲得侂胄師旦之首時惡其倡議用兵也在我人則不當以此惡侂胄夫侂胄之奸罪素著乃家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御云用兵之議倡自侂胄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委咎于下祇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

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

平章國事才二年耳臣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臣顧之而笑和議始决遣柟持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字大防勤縣人曰和議重事待此而决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斵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爲姦四年三月臨安復大火焚省部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官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

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詔卭宗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諡忠定

宗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常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字彥發嘉興人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續綱目作同知院事今依宋史寧宗紀改正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冑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冑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

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同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彌遠尋以母憂去位（在十一月）未幾象祖亦罷（在十二月）

金主璟殂衛王永濟（本名允濟後避諱改永世宗第七子）立（是為衛紹王）

金主無子疎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明年葬金主璟于道陵廟號章宗金章宗陵在順天府房山）

章宗既選宗室子授以大位自當擇德器才識之優異者代之庶付託得人而邦家攸賴乃心懷殊忌愛及承弱無能之永濟遽膺畀以神器失策若此即不自為計獨不為宗社計乎且回

縣大房山東北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謚忠定後追封福王

己巳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本名齊勤中都路和爾和必喇明安人按齊勤舊作七斤和爾和必喇舊作火魯虎必剌今改後仿此承金主永濟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

既害及妃嫡外復名怨于夏人見輕于蒙古兵革相尋馴至覆滅章宗不得辭其咎矣

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歸治母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使

冬十二月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後倣此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國自唐末四遷火州統巴什伯八舊作别失里今改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與舉部降于蒙古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丁巳朔日食續綱目作四月朔今依宋史寧宗紀改正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甞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

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善努（本內族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喝山之子按慶善努舊作慶山奴喝山舊作揭山今改後倣此）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免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奬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立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

金之始日以和。朝求而用兵如故。金所以日縮。求所以日削也。蒙古方張之勢。亦不過如金之

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絶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説邊事周禮曰旬此蒙古與金兵連禍結故特書之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塔邁珠舊作納合買住今改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釁汝何言此邁珠曰

初般其時守禦之方尚勝宣和未改何所畏怯遽爾遣使求和甘蹈宋人覆轍特受制彊鄰而不悟耶

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方輿紀在大同府西北）以進金主始恐釋邁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舊作粘合打今改）求和蒙古主不許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遵頊改元光定號安金曰襄宗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通吉遷嘉努舊作獨吉千家奴今改後倣此完顔呼實舊作胡沙今改後倣此至烏舍堡與下烏月營俱在大同府北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舍堡及烏雲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本漢白登臺地遂攻西京金置縣元廢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南凡七日呼沙呼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

大敗追至翠屏口翠屏山口也在渾源州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桓州金置明廢故城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廠北撫州亦金置元為興和路明廢故城在今張家口外鑲黃旗牧廠西南蒙古主復遣其子卓沁蒙古主長子舊作木赤察罕台蒙古主次子舊作察合台烏格台蒙古主第三子即太宗舊作窩闊台今並改後仿此三人帥兵分取雲内東勝武朔豐靖等州注俱見前由是金德興本遼奉聖州金升府元曰保安州今州屬宣化府弘州遼置元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西寧縣昌平懷來注俱見前縉山唐縣今宣化府延慶州是豐潤金縣今屬遵化州密雲注見前撫寧金縣今屬永平府集寧金縣屬撫州元置路于此明廢故城在今

正黄旗牧廠東東過平灤謂平州灤州也續綱目作平欒今改正南至清滄與下忻代注俱見前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堡名故址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顔糺堅監軍完顔萬努舊作萬奴今改後仿此等率其衆號四十萬駐野狐嶺在萬全縣東北勢極高峻鴈飛過此遇風輒墮以備呼實率重兵為後繼或謂糺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

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獾兒嘴在野狐嶺西糾堅遣麾下明安入剛里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呼實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呼實僅以身免走入宣德注見前蒙古兵乘勝薄之遊兵至居庸關守

將完顏福壽哈斯罕人棄闕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犀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珠格高琪屯通元門外尋陞呼實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以圖克坦鎰爲右丞相赫舍哩呼沙呼爲右副元帥

內徙以避敵鋒自蹙境土既示人以弱且不免于胥之患累此南人庸懦之見閫克坦鎰謀國何亦襲此說乎三州既素號富健與其內徙曷若併力守禦之

鎰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屯（舊作烏古孫兀屯今改後倣此）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和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瑾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瑾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

惟東京遼距數十里就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迺大臣鎮衛固是要策衛紹王始則聚拒之繼則拘恒之不知所審決史稱其鮮智能即此可見甚矣章宗付託之誤也

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在易州西地記大行八陘其第七為蒲陰即此殺淶水隋縣今屬易州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州注見前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作亂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

呼沙呼䝉留守
中都乃遁棄城
遁走又擅取官
物殺縣令罪非

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作唐括合打今改後倣此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邉安兒至雞鳴山在今宣化府宣化縣東南一名鳴雞山寰宇記即古磨笄山也每夜有野雞羣鳴于上故亦名鳴雞也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壬申五年金崇慶元年春三月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

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

一端宜示顯戮乃釋而不問更令典兵迎至航望已形惡言上違又止放歸田里尋復召用政刑不立賞罰無章其致敗亡不亦宜乎

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官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壻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昊昰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煚因襲取之 李氏自公蘊八傳凡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數千錢流莩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作亂掠淄沂州

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

權直學士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乎宗廟者也葢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名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瑠格舊作留哥今改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瑠格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户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瑠格不自安遁至龍安即黄龍府大定中改隆州貞祐初升府聚衆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呼實率兵往攻瑠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金改為咸州後升府明省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瑠格後降蒙古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

夏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弑永濟而立昇王珣（顯宗之子原名烏都布是為金宣宗金史作吾睹補今改）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圖克坦鎰諫不聽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舊作醜奴今改後仿此）富察陸錦烏庫哩道喇（舊作烏古論奪剌今改）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

使者至呼沙呼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名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于馬上手刃殺之完顏實古納舊作石古乃今改後倣此聞亂名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呼衛實呼奇爾舊作斜烈紇兒今改後倣此等納之呼沙呼入宫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名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固守之呼沙呼欲除拜

圖克坦鎰既為相遇國家大變既不能討賊又不能蹇節徒以定計策立委蛇自免豈得謂忠臣哉

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耳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竪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 丞相圖克坦鎰時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珣先封翼王又封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

萬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于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呼沙呼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鎰（字國本徒克坦貞之孫）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珠格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呼沙呼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珠格高琪拒之敗績蒙古乘勝進圍中都方蒙古兵至阜河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金史兵志東北路部族糺軍二西北西南二路糺軍十又百官志有客雅里糺等詳袞九處欽定金國語解糺即糺字糺軍所收之軍也客雅里舊作咩詳袞舊作詳穩長官之稱今改）五千距之高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大功特喻令高琪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大潰自度必

為呼沙呼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以史天倪（字和甫永清人）為萬户乇霸州

時蒙古穆呼哩（札拉爾氏崆根鄂幹之子按穆呼哩舊作木華黎札拉爾舊作札剌爾崆根鄂幹舊作孔溫窟哇今並改後仿此）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史

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天倪撫循有方遠近降者十餘萬家

十二月夏取金涇川

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奇爾台舊作怯台今改哈斯台舊作哈台今改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並韃靼兵為三

道命其子卓沁察罕台烏格台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山中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克特卜齊舊作薄察今改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圖壘蒙古主少子後贈睿宗舊作拖雷今改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

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春三月詔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

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故有潭州之命

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于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字離明本名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茍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

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收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内

金左丞相圖克坦鎰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

周東遷而為春秋七國晉南渡而為南北六朝昔人論之詳矣如北魏初都平城至孝文自代遷洛輕棄本根不久而禍興六鎮馴致亂亡此又往事之通鑑

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五月金主徙都汴扈衛糺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穆延盡忠本名博多上京路明安人按穆延舊作抹撚博多舊作彖多今改後仿此

也爾時金之于蒙古猶前此宋之于金而使宋不南遷何致河北諸地盡為金有前車不遠札當引以為戒宣宗不此之思而一經挫衂遽即遷都卒至軍變于內寇乘于外欲紓難而適以召禍真失算之甚也

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宫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欵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令護衛乣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宫乣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袠而推卓多必實呼勒札拉爾按索袠舊作素溫卓多舊作斫答必實呼勒舊作比涉兒札拉爾舊作札剌兒今並改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卓多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卓多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

周禮以宋罷金歲幣為羞強人意此殊足鄙當紹興時宋方與金搆怨宋之君臣不能力圖恢復以雪仇恥顧懼金人強盛靦顔饋納冀速議和固已甘心臣

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蘇哷以為不可平章珠格高琪曰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蘇哷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名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按蘇哷舊作素蘭今改後仿此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　畧曰女真以蒙古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蒙古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蒙古遂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

服從大定以後罷兵修好交驩已非一日乃因蒙古侵陵金勢浸弱忽爾渝盟罷幣失己之信幸人之災是無恥且是時金不能為我患而蒙古之銳方張正不知助鄰以禦敵轉欲抑弱以扶強顧亡實及理勢必然則宋人所自謂以為得計者孰知即

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女真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女真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金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其失計之甚者乎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彊時董居誼字仁夫臨川人初入蜀不之報由是邊訊中絶

九月壬戌朔日食

蒙古穆呼哩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穆呼哩進兵攻金北京守將伊木沁舊作銀青今改帥其衆二十萬禦于和託戍名方輿紀要在故大寧城西舊作花道今改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寶哷舊作昔烈今改高德玉等殺伊木沁而推音達琿舊作寅答虎今改後仿此為帥穆呼哩命史天祥天倪

(從兄)等趣兵進攻音達琿遂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之蕭額森(舊作蕭也先今改)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穆呼哩從之奏音達琿權北京留守以烏葉爾(薩勒珠特氏察克察衮子舊作吾也兒元史作吾也而薩勒珠特舊作珊竹察克察衮舊作察噶察察華今改)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于是金順成懿通州(注俱見前)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北海農家子)作亂

全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槍人號

李鐵槍開禧中戚拱常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賊飲益横河北山東遺民保砦守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淄州人後改名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時興中府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亦降蒙古（鯨尋為穆呼哩所殺其弟致復據錦州自稱瀛王降金穆呼哩遣將攻破之其下縛致出降遂被殺）

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春二月金布薩阿哈（原名阿海）擊楊安兒安兒敗死三月阿哈復破劉二祖斬之

布薩阿哈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阿哈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經歷洪杲（舊作黄掴今改按此係姓氏史失其名）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在登州府棲霞縣東方輿紀要山舊產金亦名金山）舟人曲成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

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在萊州府濰縣南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阿哈復遣瓜爾佳錫爾格上京路明安人舊作夾谷石里哥今改從後倣此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泰安新泰人夏全時青滕陽人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穆延盡忠久在軍

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庫哩慶壽河北西路明安人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字子賢遼陽人徙益都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舊作孛术今改德裕本名富拉塔隆安路明安人富拉塔舊作蒲剌都今改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明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

自是中都援絶内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字子安清安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謂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

移延盡忠握重
兵以守中都不
能誓志嬰城已
乖大義且開留
守之議而不從
視宮城之被焚而
不顧忍于紿其
妃主挈眷奔逃
其罪萬無可逭
乃敗歸至汴宣
宗不繩以棄城
失律之條轉從

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于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援之相位賞罰倒置尚何以策衆力戰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在今鑲黄旗牧廠故興和城西金史地理志柔遠縣有大魚濼即此）遣織格巴圖（舊作三哥拔都今改後仿此）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磵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名花帽軍于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在祥符縣西）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

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薩木哈恥于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鑰字晦伯建陽人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人蓋

列國之事皆當以勝國為殷鑒惟宋則汴京淪喪即屬俯卑助金滅遼遼亡而而東都之大局盡失茲復用元圖金金受患而南渡之一綫並亡覆轍相尋況迷不悟徒云恤宗社之恥其如宗社並不可保何

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人後今天亡金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遣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而不絕之哉且重于絕之者畏名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名怨于將亡之金而不啟釁于方興之敵權其利害顧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

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

言蒙古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虜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

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

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莫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彊之志恢立武之經則大勢舉矣

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

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

曰若乃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遲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警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身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

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瘖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于終篇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丙子 九年 金貞祐四年 春二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震

夏四月金以胥鼎字和之持國子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渡潼關即遣必剌阿嚕岱舊作必蘭阿魯帶今改後仿此圖克坦拜札舊作徒單百家今改後仿此等帥兵一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陜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舊作僕散掃吾出今改後仿此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倈摯字華芝東阿人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兖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已而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衆皆散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願

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珠格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復潼關

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

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冑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金人遂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至是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鬭能得衆士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字德剛定興人）為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春正月金主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圖們呼圖克們舊作佗滿胡土門今改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為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地震

二月金尚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

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三月金以武仙（咸州人）同知真定府事

金石海據真定叛咸州刺史武仙率兵斬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宥是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來侵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李珏（字元暉吉水人）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珠格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取光州中渡鎮在光州光山縣淮水旁執榷場官威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本姓郭以功賜姓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珏董居誼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雖粗聞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

箄議和牒丈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衰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大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許古字道真獻州交河人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字叔起淮人鈐轄孟宗政字德文絳州人等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字武仲葵字南仲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

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在襄陽縣北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郤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昔蜀漢與吳不可謂非讐也然諸葛相後主先修好于吳以與魏敵夫豈忘喪先恥者哉特以與吳貌則魏必合吳吳未亡而蜀先敝矣恐即好所全者大宋之視金室雖較蜀吳之仇怨為深然其勢則不甚相遠宋是時内度國勢既不足以自強外度元

六月詔伐金

下詔伐金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洪吉哩舊作宏吉剌今改等十軍及番漢諸軍並隸其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

兵方當慮其日偪乃不顧轍東之依馴至腹心之潰其禍實由自取趙方雖稱良將而智識不足事昧先幾且能免于悞國之責耶

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鄉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注俱見前皆下之初蠡州非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瑨從穆呼哩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州遵頊出奔西涼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李全率衆來降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考李全降宋宋史寧宗紀及李全傳俱在嘉定十一年續綱目乃書于十年七月而于分注之末則又仍全傳舊文云東海馬良等輻輳漣水全等生貳心焉似尚未歸附者敘次殊不明晰今依宋史改

書弁
改輯

先是知楚州事應純之密奏山東羣盜歸正中原可復

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
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
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
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
初楊安兒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
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
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夤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
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羣豪以鐸
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
先遂以金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克海州糧
援不繼退屯東海已而全及其兄福襲金莒密
青州皆克之純之見北軍屢捷遂密聞于朝時頻

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寇敕江淮制置李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于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來歸李全等生羡心焉至是全至漣水舉衆歸附遂有是命

二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棗陽初眡事一爰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于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顔薩

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輙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立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戚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此棗陽之白水即漢光武所興地非來自南陽之白河也又别名滚河下流入漢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皂郊堡在秦州西宋置有皂郊搏馬務三月利州統

制王逸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即赤峪川在秦州南元統志皁郊堡下視赤峪川即此而潰

金完顏阿林入皁郊堡兵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入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乃去

張柔非奉命不可謂討且其後

金人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十萬軍實不可勝計復攻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攻黄牛堡注見前吴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襲

又降蒙古故正書法曰襲

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互相攻擊既而瑀詐為約和道潤

信之瑀遂伏兵刺殺道潤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

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代領之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

得除道潤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

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

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

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

忠孝不兩立張柔之言謬甚王陵歸漢趙苞破賊前事昭昭苟能自盡其忠實亦無虧于孝柔

于狼牙嶺（即今狼牙口在正定府阜平縣東北）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金國安用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既為金臣則當為金盡節何得因一時挫劫而藉口苟免乎厥後領兵內向為敵前驅可知其就降不過偷生而全孝蔭為文過耳史稱柔為當日名臣顧大節已虧他復何論

秋八月蒙古穆呼哩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庫哩德升（本名塔爾錦益都路明安人塔爾錦舊作錄謹今改）等死之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字君美河津人）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

自殺節度使完顏恩徹亨隆安府明安人按恩徹亨舊作訛出虎今改後倣此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布拉圖大名路明安人舊作納合蒲剌都今改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二月金主遣使來求和不納遂遣其太子守緒原名寧嘉素金史作寧甲速今改會兵來侵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遁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主以布薩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月金人復侵西和成鳳州入黄牛堡吳政拒戰死之

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注見前都統李貴遁還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威字德遠成州人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今漢中府沔縣有三泉故城宋于此置大安軍元爲州後改縣明省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舊作巴土魯安今改金人乃遁去

金人復大舉圍襄陽趙方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

鄧以救之

完顏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從後倣此）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

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搗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

命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

又命其子范監軍癸為後殿

以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孫）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字伯起眉州人從邵武）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

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從龍尋參知政事）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破金人焚其城而去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竄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

三月金人侵淮西楚州賈涉字濟川天台人使李全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遂分兵自光州攻黄州之麻城隋縣今屬湖北黄州府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礩在州東北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南唐縣今屬滁州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

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一名志本出親軍按約赫德舊作牙吾荅今改後倣此駙馬布薩阿哈連戰于化湖陂在鳳陽府懷遠縣南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布阿哈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受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哈實不死也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名㵯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移書

畝至作城無異臨渴掘井本不得謂之善策宣宗詰責高琪頗當事理迨工築既畢不過繕備

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埴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珠格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陞一

之常何功足錄乃竟賞以金帛紀以穹碑何與前說自相矛盾耶

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顔阿拉舊作阿剌今改後仿此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竒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在定州曲陽縣西北孔山上志云山半一孔前後洞徹故名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縳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令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

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金置今為定府縣屬保下之于是祁陽等帥曲陽無祁陽當作祁州金河北西路州縣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槍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槍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隋縣明省故城在深澤漢縣今屬保定府寧晉唐縣今正定府晉州今屬趙州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絶其樵汲之路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丙命斬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利州

孟宗政邑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完顏額爾克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掏城運茅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覘戰棚防城隤穿井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劉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强兵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金人連不敢勇軍自下夾攻金兵墜死燎焰甚衆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時金已頓兵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名國

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當作滚河即白水注見前）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敵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在棗陽縣西北）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秋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

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陜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伐西域諸國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降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克齊州比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

開門納之相見甚懽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氷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遥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格高琪以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

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搏多

厚撫糺軍而博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卓多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博多二人也博多即模延盡忠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入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㬚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鄧州皆不克而還

烏合之衆不足與圖功金封王福等九人為公張時泰謂金此舉最為有識非確論也葢河朔近地不可視為羈縻羣盜相雄豈能資其屏蔽當日分疆錫土計安磐石不久而或敗或亡九人中無一能保余燒土建豎功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隷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計幹林承旨圖克坦高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

石者其亦何益于國哉

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舊作移剌今改光祖字仲禮本名巴喝伊錫部人巴喝舊作八狗今改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穎爾袞必喇明安人按穎爾袞必喇舊作訛魯古必剌今改後倣此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

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修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喇重嘉努以戰功賜姓完顏氏按伊喇重嘉努舊作移剌衆家奴今改後倣此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大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賜姓完顏氏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碧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憧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字振之太原人

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字景山營州人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布木凱本張開賜姓按布木凱舊作伯開今改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本莒州提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强唯武仙耳已而王福降于張林靖安民為其下所殺燕寧與蒙古戰敗死胡天作降蒙古尋被殺伊庫喇重嘉努不能守河

間與張甫同保信安久之郭文振亦不能軍徙居衛州張開部曲離散為民家所殺詳武仙事詳具後

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于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

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詒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庫哩仲端本名博濟字子正博濟舊作卜吉今改如蒙古求和

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字武叔長清人據青崖崓即青崖山在濟南府長清縣南崗巒綿亘崖谷

常清故名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㟗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

貽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呼爾噶（咸平府明安人按呼爾噶舊作胡里綱又作蒙古綱今改後仿此）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續綱目誤作汶水今依宋史李全傳改正）而砦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按尼布達舊作斡不答今改後仿此）盛兵出以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鬬全幾不

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擕鎮江軍百五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剌慰贍之尋還楚州

太子詢卒 諡曰景獻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丙遺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金是時雖不及大定以前之盛使能發憤自強猶足以自守何至效宋家柔懦之習動輒議和使蒙古敢於侮慢相加求入又復依違無據至西夏悖好負德更不應向其下氣輸情徒然示弱而不足以抒患是忘己之先人所以制人者即用人之受制

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穆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穆呼哩至滿城遂使蒙古布哈（舊作蒙古不花今改）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即古鴻上關在今保定府唐縣北）適武仙所遣將葛鐵槍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麤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

于已之下策而反受制于人不亦大可哀乎

乎穆呼哩善之即下令禁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師師發宕昌注見前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在鞏昌府岷州北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注並見前與下天水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鎮名在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

田昌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注並見前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于是諸將遲疑不進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遠城宋置軍金為縣元省王故城在蘭州府金縣仕信克鹽川鎮宋置寨後改鎮在鞏昌府漳縣西北程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注見前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威官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主遣達呼(舊作塔忽今改)報金謂烏古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先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隨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寰宇記禹治淮獲水神無支祁鎖之龜山之足即此)有衆數萬至是金元

帥赫舍哩納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穆呼哩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

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崓

金人襲蒙古穆呼哩于濟南大敗穆呼哩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黄陵岡在開封府儀封東北與山東曹縣接界為河防要害

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

薄黄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

金兵大敗溺死者衆穆呼哩遂進破楚邱由單州趨

東平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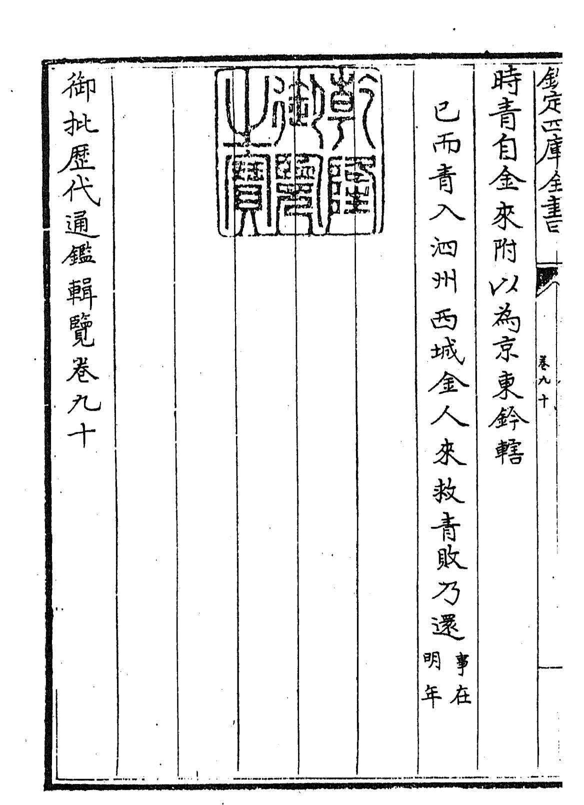
蒙古耶律楚材字晉卿都木達王托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都木達王托雲舊作遼東

丹王哭欽今改進庚午元歷

楚材貞祐初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破遂降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名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耶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元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之兆亦自灼羊髀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于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為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已而青入泗州西城金人來救青敗乃還事在明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